

廖海涛左腹被弹片击中,壮烈牺牲

10

历史小说

刘志庆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塘马战斗爆发于1941年11月28日,其时日本行将发动太平洋战争。日军在塘马战斗中投入了一个旅团的力量。罗忠毅、廖海涛两位新四军高级领导和272名指战员在塘马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,换取了苏皖区党政军机关1000余人突出重围的结果,从而保存了我党在苏南抗战的骨干力量,使日寇企图一举消灭苏南新四军抗日武装,巩固其战略后方的战略企图破灭。《血战塘马》以文学的手法还原了那场战斗。

[上期回顾]

后周桥失守了,廖海涛命令所有战士后撤王家庄,立即向东突围。战士们很快后撤到王家庄东面的池塘边。

廖海涛下令撤退,敌人从三个方向攻来,子弹呈交叉状在他们的耳边发出尖厉的叫声,刷刷而过,几个战士从桑树地里窜出,廖海涛大声叫着:“别慌,别慌,注意地形,跳跃前进。”

鬼子涌上来了,特务连战士的火力压不下去,许多战士倒下了,张连升也倒下了。廖海涛怒火万丈,他跳到机枪旁,发现小战士脸上全是鲜血,他推开战友的遗体,迅速装上弹匣,端起机枪,站在坟头,怒吼起来,“狗强盗来吧,都来吧,都来吧!”他这一阵子猛烈扫射,把从桑树地里钻出的鬼子全部撂倒。

他打了一阵后,在战士的召唤下,才慢慢向东撤去,在茅棚村的西边他见牺牲的战友旁边还歪躺着一挺机枪,便弯下身捡起,警卫员上前劝道,“司令员,算了,赶快走吧。”

“走,机枪能丢吗,这可是部队的命根子。”他捡起机枪,背在身上,刚走了几步,突然一声巨响传来,猛觉一阵劲风刮来,他踉踉跄跄地向前冲了几步,跌倒在地。

一颗炸弹在他身边爆炸了,他觉得肚皮一阵疼痛,随即觉得肚皮热乎乎的、湿漉漉的……

警卫员一见,大吃一惊,猛扑上前扶住了他,只见廖捂着肚子,鲜血染红了衣服和手掌,廖海涛痛苦地扭动着身子,头上的汗直往外冒。

廖海涛一倒,敌人蜂拥而至,另两个机枪手也在敌人密集的子弹飞射下,扑倒在地,廖海涛倒在地上,凭枪声、步伐声和呐喊声,他便知道此时此刻战场上的情况,他强撑着想从地上爬起来,但猛然觉得肚皮上热热的伤口一阵蠕动,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,警卫员哭泣起来,“司令员,你,你……”廖海涛坐起来一看,发现自己的左腹被弹片刮去

一大块肉,肚肠已经露出,他一怔,但马上恢复了平静,“小林,把我扶起来。”

警卫员哭泣着把廖海涛扶了起来,廖海涛一看大吃一惊,敌人从四面围了上来,尤其是很久不见的骑兵又冲了上来,试图把剩余的不到一百名战士分隔开,然后伺机消灭,他很想端起机枪上前冲杀,但疼痛已经使他无法像刚才那样去抱枪扫射了,他急得直摇头,他推开警卫员,左手捂住腹部,右手挥舞着“不要慌,不要慌!”他叫喊着,“同志们,不要散开,依托地形,往王家庄撤,依托地形阻击……保持距离……”

廖海涛左手捂着肚子,右手搭在警卫员的肩上,顽强地指挥战士们作战,天地在旋转,一切在晃动,敌人的机关枪“嗒嗒嗒”地怪叫着冒着火舌,他一边观察一边叫喊,“小树丛里有敌人,射击!”“大树下面……”“当心,敌人躲在坟包旁。”

战士们在廖海涛的指挥下,不断地拉着枪栓,转移着枪口,拼着全身的力气还击。

廖海涛痛苦得泪水直流,恨不得肋生双翅,身上装满弹药,飞身扑入敌群,把所有的鬼子炸尽、炸光,但疼痛已使他东倒西歪,视线模糊,汗水直冒,心儿狂跳,身子直往下垂,肠子蠕动着往外冒,塞进又流出,再塞进又流出。炮弹又在四周炸开了,尘土飞起,火光冲天,白烟飘浮,看到许多战士在火光中血肉飞溅,惨叫声声,廖海涛双眼冒火,痛苦地拍打着警卫员的肩膀。

警卫员从茅棚找来一块门板,想把他抬起往外冲,他坚决拒绝,命令战士们抬着他走向高地,在高地上指挥作战。两个战士抬着廖海涛向茅棚西面的小高地走去,子弹“嗖嗖”而过,空气急速地流动起来,周

围的树枝不时发出断裂声,池塘的水面不时激起朵朵浪花,子弹落入池塘,似密雨一般。

廖海涛坚持坐在门板上,鲜血不时从左手指缝中流淌而下,肚肠冒出,塞进后又冒出,他急得想跳起来,但锁骨已被炸伤,疼痛已使他眼前金星直冒,头上汗珠滚滚而下,心脏发疯似的狂跳,景物在眼前变幻飘移,他一咬牙,不再把肠子往肚里塞,而是把它抓在手里,指挥作战。他用右手揉了揉眼睛,不时变换方位指挥战士们作战:“远一点,远一点,放枪,打骑马要远一点。”“趴下来,趴下来。”“快去,那儿有一个制高点,从高处往下扔手榴弹……”

“轰轰”几声巨响,他只觉得身子被抛了起来,眼前火光一片,一股热浪袭来,接着泥块铺天盖地而来,整个大地覆盖在身上,他猛觉腹部一阵剧痛,一低头,肠子已拖出很长的一段。

战士们都哭了,他凄然一笑,摸了一下肠子,想举枪射击,但不知为何,枪似千斤之重,刚举起又坠了下去。廖海涛泪水直流,他顽强地支撑着身体,指挥战士们往王家庄村中撤,“往村里撤,往村里撤……”“然后往东撤,往……”一阵头晕,他一下子倒在门板上……

黄兰弟率领战士们往外冲,已经冲出包围圈,可他回头一看,除了十几个战士外,却不见廖海涛的身影,他马上命令战士们返回冲杀进去,寻找廖海涛,当他和战士们冲杀到茅棚村西时,只见廖海涛躺在门板上,用手捂住左腹,双眼已微微合上了。

廖海涛的肠子已拖出很长,再也塞不进去,而身边已无一个卫生员。

“我……我不行了……”廖海涛

喘着气,脸上是污泥、焦疤,嘴唇干裂、血丝道道、唇皮上翘,变成紫灰,他抓着肠子,用尽全力说道:“我宣布,部队统一由黄兰弟指挥……”

黄兰弟哭着跪了下来,“廖司令你放心,我一定会带好部队。”裘继明也跪了下来,紧紧抓住廖海涛的手,“廖司令,你放心,我们把你抬出去。”此时敌人已经逼近,许多战士已经和敌人展开了肉搏。

“不要管我了,你们赶快撤出去。”他摇着头,“冲出去找机关人员,你们只要有一人冲出去,就必须向师首长、军首长汇报,敌人是虚弱的,又是狡猾、凶残的,我们判断失误,加上天气多变,我们本来还有计划……”

他想说什么,又把话咽了下去,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“历史会作出公正结论,新四军是好样的,十六旅是好样的。”

他喘着气,话语渐弱,眼中的红光已经渐渐黯淡下来,“快……你们去战斗!……战斗!……战斗!……”

黄兰弟、裘继明失声痛哭起来,但敌人已经上来了,黄兰弟急命战士把廖海涛藏在草垛旁,盖上稻草,待打退敌人后再来救治,又命人拿走门板,留下几个战士看护,便和裘继明分头迎敌。

黄兰弟、裘继明刚迎上去,就被密集的子弹逼退,各自应战起来。

廖海涛被战士掩藏于稻草丛中,失血过多,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,战斗的枪声催醒着他,战士的喊杀声、拼杀声惊动着,他腹部的疼痛触动着,他稍一清醒,便想爬起来战斗,但伤情使他无法起身,流出的肠子、稻草的秸秆和稻谷的瘪壳粘在一起,一翻动,他痛得全身颤抖。就这样他挣扎了多次,眼中的红光终于一点点消隐,直至完全消失。

婚礼现场,杜拉拉在心里感激陆宝宝

8

都市小说

李可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被誉为中国白领必读的职场修炼小说“杜拉拉”系列终于迎来收官之作,至此,杜拉拉无论爱情也好,事业也好,在前三部埋下的悬念都将一一揭开,水落石出。

杜拉拉如愿以偿从老东家DB跳槽到SH做C&B经理,然而所谓跳槽,往往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新工作,苦日子才刚刚开始。还有那些你以为早已过去了的陈年旧事,也许某天就会以最始料不及的方式冒出来威胁你的幸福。但日子总要过下去。为了理想,她时刻准备着。

[上期回顾]

陆宝宝没向王伟的妈妈透露王伟已经和拉拉领证的事实。而拉拉对先斩后奏也有些后悔,决定春节去婆婆家好好表现,将功补过。

春节期间,拉拉跟着王伟回北京去见陆教授和一群亲友。大家都说拉拉好,素质高,大大方方,长得也端正。陆教授别的都满意,唯独对拉拉不似陆宝宝那般高挑白皙感到有点遗憾。

低眉顺眼

拉拉住在王伟家附近的一家酒店里,这是拉拉的主意,拉拉的父母这两天就要到北京来准备参加他们的婚礼,一家三口都住在这家酒店。

陆教授患高血压时间长了,又经历了王伟父亲的病故,心脏不太好,就怕呆在人多的地方,拉拉的安排本来对她来说可说是正中下怀,但面子上却又觉得有些过不去,便对拉拉做抱怨状,说干吗要住酒店,家里又不是住不下。

王伟一语揭穿老太太,“算了吧妈,我把人都弄到家里来住,回头您一准睡不好觉!”陆教授把脸转向拉拉解释道:“我是担心拉拉的父母会觉得住酒店古怪。”

没等拉拉客气,王伟冲口而出:“不会的!上次我去杭州也是住的酒店,没住他们家。”

“这样啊,只要拉拉的父母能接受就行。”陆教授做恍然大悟之后的放心状,又问王伟,“你什么时候去杭州的?”

王伟顺口说:“就我们领结婚证前。”

陆教授意味深长地说:“你这么早就对了,应该尊重长辈。”

王伟心说我怎么这么多嘴!拉拉自觉理亏,无言以对。陆教授没有继续责问下去的意思,她把话题一转,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北京安家。

拉拉恭恭敬敬地回答说:“我想在SH再拼两年,把职业基础打得牢一点,以后回北京找工作容易些。”

陆教授狡黠地说:“再磨炼两年

也对,也许能有机会当总监。”拉拉傻乎乎地称是。陆教授马上说:“那你什么时候能有空要小孩啊?你今年三十三了吧?”

拉拉连忙纠正陆教授说自己还要再过九个月才满三十三周岁。

陆教授自顾自地往下说:“你看你现在是个经理,那次我住院你都没时间回来,你要是当了总监,哪还能有时间生孩子?”王伟在一旁赶忙帮拉拉说话,“那次是我没告诉拉拉,她是后来才知道的。”

陆教授不理王伟,继续对拉拉说:“女性过了三十五岁,卵子都老化了,对孩子的质量不好。”拉拉对自己的卵子还是很有信心的,婆婆的话让她不太服气,但面子上还不好露出忤逆来,她微微垂首,很是温婉地答应道:“妈,我记住了。”

陆教授嘱咐说:“要在行动上落实。”拉拉微笑着:“我抓紧。”王伟在旁边差点笑出声来。他心里有数,这两个人一个谆谆教诲,另一个毕恭毕敬,大半是因为她们心里都记着领结婚证那茬。

说到都请谁来参加婚礼的事情,陆教授明确表示她要请张东昱的姑姑张桂芝,王伟试图打消她这个念头。

陆教授很坚决,说:“老张是我们家老邻居,又是我们单位的工会主席,上次我住院她还到医院看过我,我请她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,于公于私都符合人之常情。”

婚礼那天,拉拉看到陆宝宝和张东昱一左一右坐在张主席两侧,大有劫持人质的味道,这是拉拉在北京期间和张主席唯一的照面。拉拉嘴上没说什么,但心里却为此对陆宝宝生出一些感激。

走好平衡木

老猎煞费苦心搜罗来的面试者

中,黄国栋和拉拉一致认为,HOWARD是最优秀的,尽管何查理把HOWARD批评得一塌糊涂,但黄国栋还是坚持让HOWARD送去新加坡让麦大卫面试。麦大卫和HOWARD谈过之后,果然表示认可。

拉拉原本指望麦大卫能说服何查理,不料何查理坚决不肯让步。后来,何查理的老板也就是SH亚太的总裁威廉,就出面劝麦大卫说,毕竟这个人是要给何查理用的,既然他不愿意要,就算现在我们硬塞给他,他心里也不舒服,对日后的上下级合作不利。麦大卫只好让步。

拉拉接到黄国栋的电话后非常失望,明知道这是定论,没法翻案,但她还是和黄国栋争了几句。

黄国栋说:“拉拉呀,你是没看到,为了这件事情,大卫和查理都很不痛快,官司都闹到威廉那里去了,威廉的话也有道理,以后人招来的是向查理报告的,这个人如果查理根本就不认同,以后上下级怎么合作?所以我劝你,就不要再说了。再说就要出人命了。”

拉拉不情愿地嘀咕着:“这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和老猎说,他肯定不服。”

黄国栋说:“你就跟他实话实说,直属上司不认可这个人选。强扭的瓜不甜,HOWARD非要来,搞不好会死得很难看,要是HOWARD过不了试用期,老猎还不是空欢喜一场,一样拿不到佣金。”

拉拉并不需要黄国栋教她怎么和老猎交涉,她真正发愁的是,上哪儿再去找HOWARD这样的人呢?这样下去,只怕找来的人质量反而不如HOWARD。

老猎收到拉拉的消息后也很郁闷,半天没说话。拉拉在电话里听出老猎情绪不高,生怕连他都要放弃

了,赶忙胡乱给他打气:“办法总比困难多,你经验这么丰富,你要是做不了这个单子,市场上这些猎头我也找不到第二家能做这个单子的了。”说完自己也觉得话说得挺空,老猎倒领她的情,说:“谢谢拉拉,你这么看得起我,我一定不会放弃。让我仔细想想,下面该怎么做。”

拉拉也说:“是,看来我们的思路要变换一下角度,可具体该怎么变,现在我也说不好,我们都想想,有了眉目就通气。”

本来否定HOWARD的结论就足够让拉拉郁闷的了,当天下午拉拉又遭到一次意外打击,她和何查理在办公室的走廊里迎面碰上,她跟平时一样客客气气地叫了一声查理,不料对方就当没看到她一样,板着脸径直走了过去。旁边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这场短剧,拉拉察觉到人家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。那一瞬间,拉拉的情绪简直糟糕透了。

当天晚上,拉拉把这件事告诉了在北京的王伟。

王伟宽慰拉拉说:“他也就是一时心烦。他能做到这么高的级别,你要相信他的智慧,也许明天他就对你和颜悦色了。”

拉拉“嗯”了一声,央求王伟道:“我心里好烦,你能不能早点回广州啊?”

王伟笑了,劝拉拉再等等,北京的事情他一时还办不完。

拉拉嘟囔说:“你们北京办不是有销售嘛,交给他们去跑不行吗?”王伟解释说:“现在正是关键阶段,还是要自己抓,单子落实以后,具体的事情会让他们去跟进。”拉拉吸了吸鼻子,不吱声了。王伟问她是不是不高兴了,拉拉说:“没有,我琢磨怎么在麦大卫和何查理之间走好平衡木呢。”